



蓝 蓝 / 著



诗人随笔丛书

# 我是另一个人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www.buptpress.com



蓝 蓝/著

诗人随笔丛书

# 我是另一个人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www.buptpress.com](http://www.buptpress.com)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我是另一个人 / 蓝蓝著. -- 北京 :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635-3684-9

I. ①我… II. ①蓝…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3 ) 第210889号

---

书 名: 我是另一个人

作 者: 蓝 蓝

策 划 人: 刘玉雯 彭莎莎

责任编辑: 李欣一

装帧设计: 林德锋

出版发行: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10号 ( 邮编 100876 )

发 行 部: 电话: 010-62282185 传真: 010-62283578

E-mail: publish@bupt.edu.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mm × 1 000 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59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35-3684-9

定价: 38.00元

# 目录

## 燃起比愤怒更大的 火焰/1

朝向世界的完整/3

我是另一个人/19

“悲从四面八方来”/26

马卡宁的后现代暗道/30

穿越黑暗的故事/39

燃起比愤怒更大的火焰/45

对当下童话庸俗化的反思/48

悍妇庇护人类/53

缪斯的姐妹们/59

在这片神奇的树林中/63

沙粒/66

## 寻找和死神下棋的人/117

几乎是黄昏长庚星的微光/119

寻找和死神下棋的人/125

用左手弹琴的诗人/130

一颗在火上备受炙烤的心/137

抓牢幻觉之真实/146

诗人张曙光/155

我认识的两个日本诗人/164

思想的新鲜猪肉/167

法国的亨利“国王”/170

诗人的朗诵和表演/173

议政大厅的警报声/175

老维冬的眼泪/179

教授诗人米歇尔·德基/183

尼泊尔的曼珠/186

## 两颗宝石/189

我的老爹/191

两颗宝石/195

张秀荣家的碗和买辫家的

摊儿/198

亲爱的小舅/201

韭菜大棚里的除夕夜/204

推子死了/207

三十七岁的外祖母/210  
我家的两个“孙大圣”/212  
“今天吃什么饭？”/215  
世上最慢的火车/217  
高兴死了/219  
分吃一块月饼/221  
上海知青老周/224  
和影子搏斗的人/227  
甜蜜“腊三粥”/229  
乡村少年/231  
诗人和灶王爷/234  
银幕的后面/236  
孩子们，快跑！/239  
李岩的石头房子/242

石勒的杀人/244  
那一把黄土/247  
民间高人/250  
纸上的喀什/253  
一只公鸡/255  
老歪的老婆/258  
小云/261  
我的大舅/264  
铁匠/268  
山东大嫚/272  
圣诞老人，你还好吗？/275  
给孩子的一封信/280

## 后 记/283



燃起比愤怒更大的火焰





## 朝向世界的完整

### 光芒：第一阵风

一天是怎样开始的呢？

这开始，对于一个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她的身体、大脑，她那留在无知无觉沉睡中的意识被一些不知名的响动悄悄唤醒。是的，那些响动可能会是窗外传来的一两声鸟鸣，可能是身边孩子的呓语，也可能是早起的清洁工扫马路时的唰啦唰啦声。但通常不会是这样。即使那天清晨没有鸟鸣，没有早起的路人，而孩子甜蜜的笑脸儿还安谧地陷在松软的枕头上，没有这些，她仍然会被什么东西悄悄唤醒。那些东西在她身旁悄声温柔地说：醒醒啊，天就要亮了。或者，不是附在耳旁，而是钻进了她的身体里，在皮肤下，在血管里，在指尖上，轻轻地，几乎感觉不到地摇晃着，像羽毛一样拂过她的全身：啊，一天就要开始了，第一阵晨风就要从远方翻山越岭而来，吹动你的窗帘，醒来吧，沉睡的人……

是的，醒来就是这第一阵风——就是正在庄严隐退的群星，在遥远的苍穹深处，它们那无声无息轰隆隆的响声，孤独而巨大的身影在渐渐来临的曙光中隐去，而太阳就要从群山的背后，从海洋的深处，



冉冉升起——当大地上的人们还在睡梦中，日月星辰却在不停息地运行，走着它们那不慌不忙的道路，然后——最早，是大地先被唤醒。

大地，这天空和星辰的妻子，她那多情而敏感的身体感到了黎明降临时热情的骚动，她的河流开始哗哗地发出响声，坚硬的石头上的白霜也开始变得湿润。一棵狗尾巴草打了一个激灵，她醒了，睡眼惺忪地伸着懒腰，长长的叶子触碰到旁边粗壮的大蓟，大蓟开始歪了一下头——接着，小灌木丛整个开始摇晃，它们亲密地你碰我，我推你，大地上的植物们像海浪一样，一波又一波地把太阳就要升起、曙光就要来临的消息传遍了四面八方。从那遥远的天宇吹来的风更是快乐地去寻找山谷深处的森林，唯恐那里古老的大树们因为阳光被山峰挡住姗姗来迟而依旧沉睡。哦，那些坚强的黑松树、栎树，比别处的树木更热爱阳光。

……接下来，是的，就是那些在草丛里做窠的虫儿们，吊在挂满晶亮露珠儿的蛛网上的蜘蛛，看麦娘草叶上的红色瓢虫，翅膀上沾着泥土的鹌鹑，以及刚刚在池塘的苇秆上蜕去一层外壳的蓝蜻蜓……这些大地上的生灵也都一个接着一个醒来。其实，有人会说，还早着呢，启明星还在东方的天空闪亮，村庄里的小巷和木头的窗棂还深藏在黑黝黝的黑暗中，城市的路灯也没有熄灭——睡吧，正是睡觉的好时候。但还有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跟大地更亲密的人们会听见牲口们在槽头开始喷着响鼻，小小的蹄子也不安宁地踏踩着柴草；羊羔们低头寻找母羊乳汁丰盈的奶头，嘴里发出撒娇般的咩咩声；更有羽毛漂亮的雄鸡，它们脑袋里的钟声一遍又一遍地敲响，即使它们没有卧在树巅，即使它们挤在狭小的鸡埒中，这钟声也能通过它们昂扬的脖颈，嘹亮地传到村庄的上空。

——所有这一切，她想，所有大地上的一切事物，都会比人更早地知晓新的一天的到来。

记得有一年初秋，她坐在列车上，就在黎明时分，透过车窗，她看到铁路两旁山坡上大片的向日葵，齐刷刷把头转向东方，像是整齐庄严的队伍，全体静默肃立，准备着，准备迎迓太阳的升起。

她忘不了那一刻内心的激动，比所有人类组织盛大的仪式更让人激动不已。这些瘦弱的向日葵，一棵紧挨着一棵长在泥土里，好像它们终生的事业就是忠贞不渝地跟随着太阳，完全顺从和驯服于阳光那醉人的灿烂和温暖的拥抱。

如果说大地上的每样生物都是太阳的子嗣，那么，向日葵就是太阳痴情的诗人，是为她不停息地唱着赞美诗的诗人，这歌声一直到向日葵渐渐干枯，死去，化作种子，留待来年那新一轮的纵情歌唱。

她想起古埃及《亡灵书》上的第一句诗：

“赞美你，啊拉，向着你惊人的上升！  
你上升，照耀，令诸天向一旁滚动……”

“拉”就是太阳神，就是古埃及人心中创造了一切生命的奇迹。太阳，就是世界的第一道光芒，“……赞美你，拉，使生命从昏睡中苏醒！”——是啊，应当对每一次日出表示惊奇，当万物从漫漫黑夜里度过，而太阳照彻大地，这一天是崭新的，带着露水的。她愿意看到曙光中大地上的一切慢慢显示出它们的形状、面孔和表情。显示出它们的快乐和忧伤。或者说：她仅仅是想看到它们，不管它们是否快乐和忧伤，只要它们在那儿就行——它们在，就是世界在，就是生活在。

### **光芒：万物之醒**

在太阳升起之前，有漫长漫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个被称作地球的蓝色星球上，在茫茫宇宙间，也许除了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事物都为了这一刻她的到来而快乐地忙碌着——无论是巨大的天体，还是一粒

沙子。这些星辰、晨风、树木和昆虫，这些淙淙作响的溪水，长长麦芒上升起的淡蓝色雾霭，一只松鸦和成群的麻雀，细腿上沾着土粒的蚂蚁——它们在动，它们散发出声音或香气，最终都是为了把人唤醒，把他们从楼房里、草屋里，从候车室的长椅上、宾馆的席梦思上唤醒。同样地，它们也忘不了那些合衣蜷缩在桥洞下、城市的水泥管道中衣衫褴褛的乞丐和无家可归者，甚至似乎更仁慈更慷慨地，它们对这些被冷酷地扫出人类的人给予了温存的怜悯：他们比别的人更早聆听到大地上清晨的序曲，尽管这序曲在这些可怜的人们听来无疑是绝望的啜泣……是的，那些隐去脸庞的星宿不知道，那些露珠和花朵也不知道，在人类中会有这样完全不同的命运和遭遇。

是的，它们不知道。

……啊，多么漫长的一个醒啊。也许，每天她也是这样醒来的，像一块敏感的、变得湿润的石头，像一只草丛里的螽斯，被风吹拂的林梢，她也是被日月星辰纳入了全体事物行列的一分子，被来自大自然的神秘而不可知的轻轻碰触、动静或者气息唤醒的。

用不着怀疑这一点。假如不是这样，她这个来自自然的生命就无法理解这一切，她之所以能够靠呼吸空气、靠阳光照耀、靠大地生长的食物而活着，正是因为她也是万事万物中的一个，和一棵苹果树、和一只蚂蚁一样，甚至，她比不上一棵树那样长寿，更不用说是一条河流了。

它们是更伟大的事物——她感慨地思忖，它们把我从每天晚上死一样的沉睡中唤醒，是它们，没有别的。

这些都是她未醒来时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她想，这是在事后她所能够想象和猜测到的。也就是说，这一切并不是传说，她知道。

很小的时候，在她的感受力没有被磨钝的年纪，她不止一次地睡在姥爷的瓜棚里。那是一个用玉米秸简单搭成的看瓜棚，四周是就要成熟的瓜田，夜深人静时，藏在田垄和瓜叶下的草虫们发出各种各样

美妙的叫声。月亮在高天上慢慢向西移动，云彩也悄悄飘着。在姥爷吧嗒吧嗒抽旱烟的声音里，她慢慢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现在她已经知道了，那个时辰就是万物将要醒来的时辰，她醒了。她爬出瓜棚，站在黎明清爽的气息中，看见月亮快要落到村子黑黝黝的树顶上了。四周，瓜田、远处的玉米林，模模糊糊小道上站立的一行行泡桐树，脚下的葛巴草、牵牛花……都像是被清水洗过一般，干净又水灵。一阵微风悄没声儿地吹过来，轻轻推了一下牵牛花——也许因为它粉红色的小脸最美，它开始愉快地晃动起来。听得到远处村子西边里夹河的哗啦哗啦的流水声——真是奇怪，在白天是绝对不会听到里夹河流水的声音。这就像是一个孩子醒了，他忍不住地就要开始叫啊笑啊。

那时她还不知道，她离大地是多么近，她躺过的地方就紧挨着芳香的泥土！很多年过去以后，她想到那个时候，就禁不住感到悲伤，为那她已经永远失去了的童年的幸福。——不，有时她也会这么想：我没有失去那幸福，它一直在我心中，在我身体里藏着，不然我怎么会想起那时的情景呢？如果没有它，我也不会感到伤心难过，我的眼睛更不会在今天本能地去寻找那些孩童时代给予我安慰和快乐的东西，它们唤醒了，就像当年它们在黎明时唤醒我一样。

唉，所有的守夜人都明白这一点，都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人是在黑夜的沉睡中被万物轻轻唤醒的，他们也明白有多少生灵、多少事物参与了把人类唤醒这一伟大而且艰难复杂的工作。

### 光芒：看

“——看！这些……”常听到有人这样发出快乐的喊叫。她知道，这一定是人们发现了使他们感到惊讶的事物。而通常，这些事物并非就是所谓的奇迹，譬如山崩地裂，或者某个脱离轨道而急速撞向地球的星星。它们可能就是一些不起眼的、我们平时并不注意的事物。

孩子们在田野里挖野菜，“——看啊！”他们喊起来，一株牵牛

花颤抖在风中，那展开的粉红色喇叭状的花朵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一次惊喜。

“噢！——你看！”他伸出手，指着不远处的梧桐树轻轻喊道。是的，那是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有着粗壮的身躯，在寒风中它那曾经碧绿的叶子已经掉光了。

还有，她会在三月，在三月开始变得暖和的阳光下，在一堵土墙的墙脚下，某道浮起着白花花硝土的砖缝中看到一队黑蚂蚁爬过，顺着它们整齐的队列，她会找到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藏着它们的洞口。蚂蚁们源源不断地一个接着一个从洞口里爬出来，好像这个春天是它们从大地深处拽出来的。那句“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诗无疑说出了一个真理，这些大自然的宠儿，或者说它们就是大自然本身的元素——彼此之间有着深厚联系，这联系也能与人的心灵一同呼吸，一同幸福和悲愁。

“噢，你看！”——就是“我看到”；我看到的所有事物其实是我看到了我自己，我的发现也就是我发现了我有“发现”的能力。这是作为自然一分子的人被允许的骄傲，是促使生命变得更为积极和更能理解其他事物的力量。

……她睁开了眼睛，在开始变得稀薄的黑暗中。不是像那样——一下子打开黑暗的门——突然的耀眼的明亮，而是逐渐地，慢慢地，还在遥远地平线上的阳光反射到她四周物体上的光亮，无声地掀开她的眼睑。那靠近窗帘的窗台，窗帘下插在玻璃花瓶中的半开的百合花，堆在桌上的书籍，墙上悬挂的画着草丛的画儿，以及屋里每个角落中生活离不了的家什，它们把透过窗帘落到自己身上的光又投向一双慢慢睁开的眼睛，仿佛它们自己要与她分享光的温暖和被光照耀的幸福——于是，她看到了。

本能地，她起身，先去拉开窗帘，打开窗户，把头伸进清晨的微风中，让微风和更多的阳光流进全身，涌进屋里。睡了一宿的房间豁然明亮起来。无数的事物奇妙地涌进她的眼睛。那些她昨晚看过的书

页还翻开着，未喝完的水杯静静放在桌上，孩子们的玩具——那些布做的小熊、小狗、掉了一个轮子的木头小车好像也醒来了，它们打着呵欠，又定神望着四周的一切。……她好像不认识似地看着她熟悉的这些东西，仅仅隔了一个夜晚，它们也变了。时间在它们身上留下了工作过的痕迹，留下了生活摩擦的痕迹。这些痕迹是微小的，几乎不被觉察的，就像一个人在每分每秒地老去——它们毫无怨言地也走向自己最后的归宿。而阳台上种在花盆里的半枝莲（在很多地方俗称太阳花），也在一夜之间举起了它颤巍巍的花骨朵——粉红色的，最外面的花瓣紧紧包裹着里面的花瓣，你能感到整个花骨朵被里面的某种要开放的强烈欲望涨得几乎要破裂。……这是一种美妙的一年生花卉植物，通常，它从五月开始开花，一直开到秋天的尾声。在花期，每一朵花儿从早上开始起就努力绽放，一个花瓣接着一个花瓣，到了正午太阳最强烈的时候，也是它彻底盛开、最娇艳的时刻。过了中午，太阳向西移动，这朵儿从初春就努力生长的花儿也开始迅速地萎缩，仿佛不能忍受黑暗悄悄地降临，赶在黑夜到来之前把自己毁灭——也许，人的猜测并不正确，万一不是这样呢？万一这朵花儿骄傲地想：哦，我沐浴了最热烈的阳光的照耀，我接受了太阳最热烈的爱情，相应地，我也给出了我自己最美好的青春的绽放，在经过了无数个白天和夜晚的等待之后，我和太阳一同完成了我们的恋情和盛大的婚礼，随着黑夜的降临，我们也一同走向宁静的安息。

——这朵骄傲的、幸福的花儿！……谁知道呢？你不是花儿，不是这种也被称作是“太阳花”的奇妙的植物，你怎么能了解它和太阳之间那种神秘的联系——就像向日葵和太阳之间的联系那样？

### **光芒：目光的命名**

光和眼睛。

是先有了光，还是有了眼睛才有了光？

按照《圣经》的说法，世界最早是有了光的，之后才有了万物。上帝说的光可是阳光？

她感到自己浅薄自大的僭越——以所谓科学对自然的认识，而这科学也不过是她从各种教科书上看来的。事实上，她宁愿相信“光”是事物自身对其他事物的召唤，是召唤也是给出，是对其他事物的吸引也是对整个世界的献身。事物是它自己的光芒，它的光芒并不是阳光的反射。她宁愿相信月亮自身散发出柔和的光芒，一根木头木纹上有着隐秘的光的通道，一片叶子上有着隐秘的光的叶脉，一棵卷心菜碧绿的叶子一层层盛开又紧紧裹住它内里的光芒——她猜想，就是在这样最普通不过的事物身上也能看出光的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也就是说，我知道那里有个秘密，但这秘密是什么我却不知道。……喏，我之所以知道这儿有个秘密是因为我在看，但是——每一样事物就像阳光——它使人看到的同时又拒绝人的看，那强烈的光芒！我在看，意味着我的眼睛参与到事物的光芒之中，我以自己眼睛的光打通了与事物之间的联系，但这联系仅仅是停留到了事物的表面。事物的神秘性要求我给出我的整个身体，给出我的全部心灵，只有这样我才能看到更多一点。只能更多一点，我不能想象我这肉眼凡胎能看到那深处的秘密，不，我无法想象那样的幸福。

就像很久以前人们说的那样——人啊，认识你自己吧！人怎么单凭自己就能认识自己呢？一个婴儿最早认识自己的脸是通过照镜子，看看她那天真无邪惊讶的眼睛吧！这最早的对自我的认识就是借助一面镜子，她看到的并不是她自己，她在一面镜子里看到的是自己的影像，一个跟她相像的影子而已。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知道。她所知道的自己是投身万物的自己的影子，在它们，她寻找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假如说她想看到自己，那么，她能看到的仅仅是自己注视的东西，她的眼睛张开的同时，也是对事物敞开自身，眼睛的光芒与事物的光芒会合，心灵也与事物会合——这一瞬间，她看到了一个完整世界的一部分，群山，森林，海洋，或者：一捧沙子，墙根下的一棵紫红色的灰灰菜。

……这是她靠自己的心灵和眼睛捕获了世界，换句话说，是世界捕获了她也不错。她所看到的这些也成了她眼睛和心灵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她看到了自己的眼睛和心灵。这些群山和森林，这些沙子和灰灰菜，因为她献出了自己而环绕在她四周，就像个旋涡，更多的事物加入了这场世界和人的心灵丰收的行列。

只要她能够谦卑地注视，她就会看到事实上并不是她的看照亮了事物，而是事物的光芒照亮了她，照亮了她的看。因为即使没有她，事物还会在那里，群山不因她的离去而消失，一粒灰尘不因为她闭上眼睛而湮灭。这是她所悲伤的。这种悲伤使她明白，人是多么微不足道，人的自高自大是多么可笑。她能够看，能够听和想，是她的福分，是以一个必死的生命加入到永恒中的福分——我和我周围的世界成为一体，成为我们。

是啊，她低头沉思，我们。我们就是一朵玫瑰花儿，是所有的玫瑰花儿；就是山川大地，就是河流和海洋，就是漫天大雪飘落，而鱼儿在水底静静地游动；就是一个人和无数的人在蓝天下呼吸，朝着世界的完整。这是个完整的世界，万物居留于此，亲密地互相召唤，互相映照和变化，证明对方和成为对方。

她愿意不那么狭隘地理解所谓人的孤独，那仅仅是人与人联系之间的孤独，而不是人与万物之间的孤独。人一旦与万物隔绝，这个完整的世界就出现了裂缝。它渐渐扩大，直至成为深渊。多么可怕，这不是人的生活，不是一个活着的人的生活。冷漠、自大，不仅仅是人类的敌人，更是自然万物的灾难——但是，首先是他自己的灾难。

孤独意味着与他人的隔绝，意味着与身边事物的隔绝。所有已经或者可能与他发生联系的人和事物都被他冷冷地关在心灵的门外，给他递过来茶水的手，关注的目光，问候……更不要说吹拂着他的微风了，这些都无法打动他岩石般坚硬的心肠。他只关心自己，他忘了他自己就是一个世界支撑的结果，是由空气、大地上供



给的食物、他人的奉献和照料的生命。他不愿与其他事物共享这个世界，不愿承认他人的存在，不愿承认有比他的生命更高的存在。感激是什么？他不知道。他人的痛苦和幸福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他顾影自怜，越来越缩小，而广阔的世界仍在那里，并不因为这个而停止它们那忧愁的脚步。

但问题是，这种弃绝他人存在的孤独会导致人们相互之间联系的断裂，会在所有关心他的人们心中引起恐慌和绝望。他的孤独不但把自身抛入无望的境地，同时也把所有与他有关的人们甩进怀疑和无援的境地。哦，他不再看我了，我哭、我笑，对于他来说都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情。一个美好的早晨，一排在风中低声吟唱的杨树、一缕温暖的阳光因为他的漠视而一下子被推进黑暗中。那是个死去的世界。

这难道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孤独吗？难道是一个人微不足道的情况吗？

他与他人的隔离难道不是意味着他愿意接受这个境况，愿意别的人也会遭遇这种境况而没有任何的不安和悔恨吗？这种隔离扩大了人们之间的裂缝，扩大了人们能够共同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坚实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的事情就不再单单是一个人的事情了。一个不对自己负责的人，也是对世界不负责任。

### **光芒：开启一扇门**

她有时会停下笔，抬头望着远处的地方，那里有被楼房挡住的半个天空，有一些云彩，偶尔也会有慢悠悠的鹭鸟和急速的麻雀掠过。一根伸进她视野的苦楝树的枝条轻轻晃动着。现在是五月了，楝树上紫色的花儿正在开放，碎碎的，小小的，一串串悬在枝头上。楝花有着一一种令人迷醉的香气，即使在无风的天气里，它的香气也能弥漫在整条大街上，进入行人的肺腑，使得行人会把这种芳香带到另一条街上，好像他们是会走的楝树，好像他们也能开出醉人的花朵来。——现在，这苦楝树的花香也进入到我的身体里了，它那淡紫色的颜色也